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专辑（二）

目　录

抗日的烽火……钟　华（1）
荷塘墟沙人民围政记
……李汉尧、李华长、李捷雄（执笔）（8）
三江乡民抗日战斗纪略……林达天（11）
新会抗战初期见闻忆述……何李璧（15）
抗日政工工作的回忆……曾　予（28）
江会沦陷前五游政工队在鹤山……容汉幼（31）
甘苦备尝的岁月——战时记者生活杂忆……伦海滨（35）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前前后后情况的回忆（九）
……谢　悦（44）
战时见闻杂忆（续）……李达生（51）
荷塘妇女在抗日斗争中成长……容兆存（60）
大泽抗日和归侨昌迪统共人……吕天祥（64）
烽火年代举办的新会县第三届运动会……张明晖（66）
大圣庙——战时官员的驻跸……园林处李寿祺（68）
战时海南民众抗日自卫团工作忆述……谭天保（70）
新会城街名考（四则）……朝　练（14、30、50、71）
日本人的笔下——新会几次战役概况……（72）
新会战时报刊一瞥（图片）……（封二、封三）
《新会战时报刊一瞥》图片说明……（7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抗日的烽火

钟华

启蒙

一二·九运动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步步进逼，国民党反动派节节退让。江会和全国一样，逐步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就在那时，广州市委外县工作委员会派陈翔南同志来到江门，在景贤商业学校当教师，建重中共江会党组织。

一九三七年三月，“春天读书会”在江门成立了。陈翔南和黄文康等同志，要在报纸上附刊一份名叫《春天》的周刊，作为思想启蒙和宣传抗日的阵地。他们通过师范学校的同学，辗转托我向报馆提出要求。刚好那时我是江门《民权报》当兼职记者，总编辑施见三是我的老师，编辑黄卓凡、经理赵清淮都是知交，于是一撮即合。《春天》一出，不仅党有了一个公开的宣传阵地，而且它还以崭新的面貌，新颖的文风，引导、鼓舞了青年上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一九三六年秋，我在景堂图书馆当馆员，在进步同学吕拾、谢养、谭煦照以及胡寿康的影响下，通过我购进一大批宣传新启蒙运动，宣传新兴社会科学和抗日救亡的书刊。甚至国民党政府明令查禁的书籍也有了。这在景堂图书馆馆史

上，是值得大书一笔的。这间以藏书丰富著称的“智识府库”，一向不问政治；馆长李仪可，是一位办事严谨、遵纪守法的学者。对于类书和善本书，他是不惜工本加以搜求，而对进步书刊的选购，却显得有点迟疑，怕招惹是非。可是在抗日救亡的热潮推动下，他终于批准我开列的选购单子，放手让我去选购。当时各种杂志如雨后春笋，我差不多把所有的进步杂志都补齐了，如《新生》、《中流》、《太白》、《芒种》、《新知识》、《妇女生活》、《中学生》、《大众生活》、《译文》、《文艺阵地》、《抗战文艺》、《文学界》、《漫画生活》、《时代漫画》等。生活书店出版的所有新书，我都一一选购回来。《雪山草地行军记》也上了目录卡。芦沟桥炮声响了之后，李仪可亲自动手搞宣传栏，每周用大黑板介绍战况。景堂图书馆的大门打得更开，从一个纯学术的书库变成宣传抗日救亡的阵地，为新会启蒙运动作出贡献。

百子路十号

一九三八年夏，我和胡寿康出现在广州东山百子路十号（即现在中山二路八号双清楼旧址）的客厅里。这座西式洋房是廖仲凯先生和何香凝先生的居室，那时是八路军公开的驻广州办事处。我们是受党的派遣到这里来联系输送一些同志到延安去的。但党组织不使用组织关系，叫我们以抗日青年的面目出现。刚好当时胡寿康和我自费编印一本介绍“陕公”、“鲁艺”的小册子，名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教育怎样办？》，我们就拿这本作为请益的书到那里去。

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同志接见我们，他翻阅小册子，详细介绍苏区办教育的情况，谈了个把钟头，最后我们提出要介绍一些抗日青年到延安去。他同意了，并告知应办的准备工作，如筹集一百元路费，带备简单行李，每批人数不能太多等，待约好时间出发。这次我们任务完成得很好。第一批送走了四个人，名字记不起了，多数是未接触过的同志。我只认识其中一位女的，她是张子年的妹妹。

以后，第二批没去成，原因是西安通往延安的路，被国民党反动派遮断了。

“被共产党利用”

一九四〇年九月，国民党新会县党部书记长莫朝雄气势汹汹地指责新会县长林仲棻：“政府出钱，被共产党利用，替共产党宣传。”于是，在天亭出版三个多月的四开铅印《新会战报》被扼杀了，不疾而终。（见本期封③图片）

莫朝雄的话一点不假。《新会战报》确实是用国民党县政府的名义，由政府出钱，给我们利用了，用党的政策思想来宣传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当时江南区工委要抓一个宣传阵地，打算办一份由党直接掌握的报纸。此事由宣传委员冼坚通过黄虹去办。黄虹是特别党员，公开职务是新会县动员委员会秘书和县府秘书，和林仲棻关系十分密切。林仲棻政治上是开明的，他接长新会，主观上想做些好事，但一开始就受到县党部和地方势力所掣肘，《四邑民国日报》不卖他的帐。因此林仲棻想自己办一份与之抗衡的报纸，经黄虹的活动，《新会战报》于五月廿七日在天亭出版。江南区工委

派钟克夫（即钟华）任主编，安排地下党交通员戚远当带报和发行员。冼坚也以他的动委会宣传股主任的公开身份参加编辑工作。另一位党外朋友伦海滨利用业余时间到编辑部帮忙。七名编委中，两名是共产党员，三名是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只有两人是县政府的科长。实权掌握在主编手里。

江南区工委给《新会战报》规定的任务是，作为人民的喉舌，坚持抗战，反对日寇汉奸的军事和政治进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同时，也适当宣传县政府一些有利于动员人民抗战的措施；揭露社会黑幕，反映人民的要求。在出版的三十多期中，《新会战报》宣传了古井之捷，反映粮荒的惨象，揭露走私活动，呼吁严禁烟赌，分析战局，宣传坚持抗战。当年九月，江南区工委宣委何克中根据党的“七七宣言”，化名在《新会战报》发表一篇全面阐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专文，被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庆《新华日报》和粤中区党的地下刊物《中流》都登过观点完全一致的文章，以替共产党宣传为口实，把《新会战报》扼杀了。

到赵其休部队去

抗战爆发，赵其休从澳门返回三江，由一个小小的“捞家”转当三江乡防委会的主席，统率三百之众的乡队，曾同日军作过两次大较量。以后该队改编为~~新会义勇游击大队~~，赵任大队长，大队副钟炎如，军事主任叶柏生，政训主任关宇定，特务队长高勤。那时党委要掌握这个部队，把胡寿康派到政训室去当秘书，冼坚和何克中当政治队长，甄杰、冯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甜、何志桥等当政治队员。

"义游"改编，所属部队或编为护航第二大队或县的地方团队。赵其休挂个第四战区少将参议的军衔，属于他掌握的部队是钟炎如部、赵仕浓部、赵不惊部、高勤部。国民党没有给这些部队饷项，让它们"收行水"或贩运私货求得给养。赵其休有两点是突出的：一坚持抗战，不与日寇、汉奸妥协；二没有反共的叫嚣和行动。当时党是基于上述两条，才派大量骨干打入赵部去。这些同志包括黄虹、赵彬、李如璧、李桂植、李德光、陈中坚、林兴华、赵荣、赵向明等。我是在一九四四年五月由陈春霖布置通过黄虹的活动，当上赵其休的秘书。虽然我于一九四〇年古井之战后开始认识了赵，但未跟他一起工作过。一九四四年我在赵其休、赵汉俊办的《新会周报》当副总编辑，同他有较多的接触。五月日寇进攻天亭，《新会周报》停刊，黄虹告诉我，党计划在崖南较杯石大发展，准备替我弄个赵其休秘书的名义，去崖南互相配合。黄虹跟赵其休一说就成，赵即将他的私章交给我，去崖南代表他管理部队的军需财务。这期间，我曾与赵一起由天亭去三江，在沙仔碉楼会见了伤后的陈中坚，随即将陈转移到较杯石去。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江北成立后，要我们在崖南抽调陈中坚部一个小队去司前，但武器弹药不足，黄虹叫我用赵其休的名义，写好条子去三江赵家提取日式轻机一挺和子弹一万发。又用赵的手令，给调往江北小队开了通行证。这小队终于安全到达了目的地。以后黄虹被捕，松山事变，我私提的枪弹被他发觉了。但他也未予深究。

同年十月，广阳指挥部在天亭设指挥所，李江任命赵其

休当主任，关宇定副之，从较杯石调一个小队由小杨和赵荣率领到天亭作指挥所的警卫。我和陈枫也随即到达天亭。就在黄虹被捕的当天（十一月初），陈江派陈天伟从江北来天亭找我，准备让我向赵其休表明身份，动员他起义。幸而天伟当晚到了上村，住在谭兆铭处。翌晨来到下村，知道黄虹被捕，我和陈枫出走，他随即遄返江北，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损失。

“立入禁止”

一九四五年元旦凌晨，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在司前松山驻地被国民党反动派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包围突袭，傍晚突围，转移到鹤山县境去。由于战斗来得突然，一些部队和地方同志，包括病伤员、家属来不及随队转进，他们依靠群众，左挡右闪荫蔽下来，避过敌人的“清乡”搜索，然后三三两两撤至新会城里来。

事前，何克中、何志桥、何维忠和我已在会城秘密建立一个情报交通站，我们又打进日军江门警备密侦队，当上该队的队员，披了一件“汉奸”的外衣进行活动。会城仁寿路石山堂，建立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叫“江门警备密侦队会城通迅处”。此外，还有不公开的秘密活动的地方，如何克中的高第街家，何志桥、何维忠的果禄基住处和我在田心巷一巷的住宅等等。过去只有少数几个交通员或领导同志来往时，这些荫蔽点是完全可以应付裕如的，

这次松山战斗之后，突围疏散而来的同志，一下子汇集了几十人，他们之中有男有女，有病号，有外地人。特别颇

费踟蹰的是受了伤的战士，是要高度机密荫蔽的。就要想个万全之策。松山战斗之后，又出现了二月的焦山战斗和五月的皂幕山战斗。交通站荫蔽的人员，旧的未走，新的又来。情况是万分紧迫。万一被日寇查悉，或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发现，或者让汉奸、警探盯上，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党小组急得团团转。最后想出一招——拿鬼符治鬼。在各个荫蔽点的门口当眼处，贴上日式句法的禁制令："江门警备密侦队示：立入禁止。"这道符真灵，不仅善良的老百姓望之生畏，连汉奸、警探和其他密侦队也敬而远之，不敢冒失地走近，加上日本兵不轻易随便闯进小街深巷，我们就得以十分安全地保护了一批批同志。由于在我的住处贴上了"护符"，新鹤大队政治处主任谭煦照来会城治病，转移了几个荫蔽点后在我家里安住下来。独立营政治处主任陈特，也在我家里荫蔽了两个多月才转移。主力中队指导员陈天伟也来荫蔽过。何克中住处荫蔽的人更多了，包括新鹤大队主力中队负伤的排长谢悦，粤中特委关山以及朱开、李兆培和黄国明的爱人、李国霖的爱人和陈中坚的妻儿等。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政治部主任刘田夫，也是来到荫蔽点之后，又由我们的密侦队员护送去江门转赴广州。

"立入禁止"帮助我们完成一项富有意义的光荣任务。

一九八五年八月于广州

荷塘篁湾人民围敌记

李汉尧　李华长　李捷基（执笔）

一九三九年三月，日寇攻陷江门、北街之后，继续向外围扩展，外海、潮莲不战而陷。荷塘与该两乡不过一水之隔，日寇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等种种暴行，乡民是耳闻目睹，特别是青壮年人，对日寇莫不恨之入骨。每当谈起“日本鬼”，都咬牙切齿地说：“日本鬼如果来，一定同他搏过，打死好过任他杀死，一个够本，两个有利！”乡民们在思想上早有抗战的准备。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八日晚上（农历十二月初十日），江门日寇利用黑夜，从外海用木船偷偷地将兽兵运至中山海洲的龙鳞沙潜伏下来（龙鳞沙与篁湾的朗咀尾，仅隔着一条河壑）。至十九日凌晨四时许，摸入石龙围之后，分成两路：一路从横围向隔岭村进发，另一路从扁基入篁湾大坦头。

从横围向隔岭进发的敌人，行至三棵树，便被巡更的村民黄幼发现，当即鸣枪截击，阻止敌人前进，黄不幸中弹负伤。村内群众闻到枪声之后，纷纷拿起长短枪枝，把守着村口要道进行截击。敌人久攻不入，便把村外的几座大寮烧掉。乘着火势，冲向牛山，占据了制高点，继续向隔岭射击。在阻击战中，伍锡泽、张寿根、李平富等壮烈牺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至九时许，李原（隔岭人，武装走私头子）带领一部分村民，扛着一挺轻机枪往苍村龟山，以密集的火力，配合村内火力狠狠地打击牛山的敌人。至十一时左右，敌人被迫转移至象山。牛山的制高点重新被我们夺回，伍五珠在这争夺战中也英勇牺牲了。

另一路日寇从扁基向篁湾进发。敌人的尖兵行至四方塘角，被李福发现了，当场把敌击毙，村民听到枪声，都纷纷拿枪出击。正好这时敌人已到大步头。这路敌人，在石龙围拉了几名农民，和篁湾村民李细珍，迫着他们带路过了良村（关于良村敌人被围的情况，见本刊十三辑《荷塘人民团结抗日战斗的经过》一文，不再赘述），但仍留下十多人在大步头。这批留下的敌人，很快就被村民从扁基（在大步头东边）和发（地名，在大步头西南边，隔着一条河涌）两面夹击，敌人利用旧石灰池作战壕顽抗。由于村民的英勇奋战，敌人不支，至九时左右，敌人弃去“战壕”，留下血迹，拼命窜入内巷——红花巷，村民尾追不放，把敌人从红花巷尾追到红花巷头，转入人和祖祠道头闸，又被我村民李孔唐在尾闸夹击，敌人在危急关头上，为了摆脱两面夹击的险境，便向我守在红花巷口（与人和祖祠道闸相隔仅一丈左右）的李炳尧投掷一枚手榴弹，李炳尧壮烈牺牲。敌人一部分向濯泉方向逃窜，一部份向步前逃窜，仍为我村民英勇追击。李中珠在追击窜向步前之敌时中弹牺牲。敌人冲向周源祖。窜向濯泉人之敌，又遭李宇珍等阻击，敌人从石山逃下周源祖会合。李宇珍正在追下石山之际，被周源祖之敌人击中牺牲。余家声仍然追着逃敌至周源祖塘角，后来又牺牲了。

十一时许，象山之敌与周源祖之敌取得了联系，凭着象

山踞高临下，用猛烈的炮火掩护着周源祖之敌，从濯泉石仔山上了象山。我乡民亦已组成了包围圈：北边茶山，东边牛山都由乡民守着，西、南方乡民组织队伍冲锋或射击。李来幼拿着长枪在壳龙塘正在向象山的敌人射击时，不幸被敌人发觉，被击中而牺牲了。乡民并不以牺牲了几个兄弟而有所畏缩，相反地越发激起乡民的义愤，越战越勇：李长才左手拿左轮，右手拿着快慢驳壳，从近圣里走上石仔山，在乡民的掩护下冲向象山。由于众寡悬殊，第一次失败了；他就走下山在澄记（小卖店）喝了几两白酒之后，又作第二次冲锋，又失败了。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勇敢，作第三次冲锋。在这一次，他双枪并发，一口气直冲至离上顶只有几尺远，敌人在慌乱中，一连向他投出了几个手榴弹，最后他壮烈牺牲了。

午后，各乡——荷塘上村、塔岗及顺德均安都派出了武装队伍前来支援。李大娟（女）为了歼灭敌人，不顾生死给支援队伍带路、送干粮（炒米饼），干了许多工作，最后在风箱巷口被敌人射中而牺牲。

下午五时左右，敌人开来了“黑鬼舰”（炮舰）从蟠步、禾岗一带江面向周围发炮，企图吓走群众，以解象山之围。象山之敌见到江面之敌舰，即打旗与之联系，旋即将伤员藏在树林里（次日才接走），拼命向濯泉方向冲下山，从禾冈朗向江边方向逃走，望湾乡民仍冒着炮火将敌人穷追猛打，禾冈乡民亦从竹园寺打击敌人。但因敌人有炮舰接应，终于给逃脱了。

这场战斗，我们胜利了，狠狠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我们的斗志，使荷塘在当时得到相对的安定。

林达天

三江乡民抗日战斗记略

日寇于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起侵占江门会城后，位于此两地之南，扼银洲湖水道之冲的三江乡，便成为敌人扩大外围据点及掠夺物资的侵犯目标。该乡四面环江，是一小岛，北与官田隔江相望，南有虎坑、横坑，西濒银洲湖，东有洋美、良德冲、临潮等村，跨江便是睦洲。三江居民逾万，岛中有五陵山岭，据此可控制古井、睦洲、龙泉等乡，是防守江会战略要地。

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一日（农历四月初三）凌晨，江门日寇派伪军大队长梁访率队众三百余名沿水道侵入官田村，部署好兵力后，下午五时便南犯三江乡。三江民众洞察敌伪的行动，早已在乡中制高点的长绳拉马山及鲤鱼崩坑、瓜棚山一带布防，该乡抗日特务中队长赵石泉派小队长赵振图带十二名战士驻守突出前沿阵地的据点骑咀，配合仁和里组织纠察队二十余人共同防守。骑咀是高不过百米的小山，与背靠的较高山头起伏相连，构成一列屏障，是从官田进入三江的要隘路口。当时没有开辟通往会城的公路，只有围堤小径，果木丛生，形势特别险要。另一自卫队长赵不惊，沿山麓据守高地，向北严阵以待。据今已七十高龄的赵振图回忆参战的情景说：当时天暗云低，遥见敌伪从官田乘汽艇渡

江，企图在骑咀阵前登陆，被我军民迎头痛击，一轮密集火网，把敌人打得七零八落。敌初与我方交手失利，改乘汽艇转向洋美村袭奔南袭，我方防守严密，敌不得逞。此时敌伪老羞成怒，调集倍于我方的兵力，从汽艇上发射迫炮弹，配合机枪密集扫射，企图乘暮色苍茫之际，运用优势火力强占骑咀。但我各村军民互相支援，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家乡，虽只有土炮及步枪，却长夜与敌伪苦战，击退多次冲锋，坚守阵地。至天将破晓，我方另一路的洋美、谢冲新村等乡民，由容兆渠带领包抄敌后，两路前后夹攻，杀得敌人尸骸遍野，敌伪军三百余名，除头目梁访乘乱从边沙咀逃生外，生擒者百余名，其余尽被我军民击毙，我方只伤亡各一人。是役经过十八小时的搏斗，到晨九时许结束。这一役，鼓舞各乡民众的抗日斗志。后来，将全部俘虏押至白庙江边，替日寇当了牺牲品！

经此战役，料敌不甘心惨败，将会继续来犯。我方乃派新会县自卫团大队长叶伯生、古井自卫大队长赵岳云，率队前来加强防卫。

果然，过了三个月后的八月十九日（农历七月初五）晨，敌正规军百余名，伪军三百余名，第二次侵犯三江。敌人仍从官田南侵，但这次不取骑咀旧道，却企图首先抢占另一个制高点的佛仔岭。战幕拉开，日寇便用猛烈的炮火轰击我方阵地，工事被毁，县自卫大队前哨守军抵挡不住，迫得向后撤退。古井自卫大队长赵岳云，年近七旬，督队协同三江自卫队永光、合德等小队上前增援，冒着猛烈炮火抢回了佛仔岭。敌伪又再反扑，我方风机枪射手赵荫紧密配合步枪作战，敌伪纷纷中弹倒下，弃尸阵前。疯狂的敌人又集中小钢

炮、掷弹筒等优势火力向佛仔岭袭击。这次是有训练的日正规军，每个班部有准确的射手，一旦发现我方机枪的发射位置，就候机点射。赵前不幸中弹阵亡，副射手继上，机灵的变换方位，但又被日军火力压制得不能发挥威力。敌人乘机又抢占佛仔岭。我方又再反攻，在山头与敌地上与敌展开拉锯战，血雨纷飞，这时初秋风烈，杀气腾腾，枪炮交响，山谷雷鸣。敌人虽有优势火力，但我方为保家卫国，斗志旺盛，村内民众包括妇女，纷纷自愿上前输送弹药，救护伤员。经过由晨至暮整天的生死拼搏，佛仔岭阵地失而复得者四次，击毙敌、伪军数十名。但我方终因战地欠缺纵深濠沟工事，没有回旋余地，再守下去，就会增加伤亡，因而不得不撤出佛仔岭阵地。敌人沿此山头向长绳拉马山及和尚山推进，并分兵绕过骑咀窜入村内。我军为保存有生力量，向南撤往古井背坑一带，三江遂告沦陷。是役我方队长赵安及队员六人壮烈牺牲，赵社中弹重伤，经抢救无效而死亡，赵庚子、李钦等背部受伤，幸抢救生还，至今仍健在。

敌伪侵占三江后，一连七天大肆抢掠烧杀，民房被毁数十间，关圣宫门口及路上、商店、民房内，死尸满地，血腥难闻。侵略者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后，才退返江门。

十天后，敌伪军又第三次侵犯三江，我军民审察三江四面河流，这次敌人以汽艇进攻，我方背水作战，易受围困，地形对我不利，不宜与敌硬拼，乃主动撤出三江。敌人乃再次进入三江，又进行“三光政策”，永光米机厂亦被焚毁。是时，有队敌军驻在仁和里的一座楼中，乡民赵恩等人义愤填膺，见有隙可乘，决心伺机报复，乘敌防备稍懈之夜，乃从交祖围偷袭该楼，毙敌数人后，他俩亦壮烈牺牲。敌人无

以泄怒，迁怒于楼，纵火焚烧。留下残墙，乡民称此楼为火烧楼。现在该楼已修理复新，这是日本侵略三江的见证。

日寇慑于乡民的英勇反抗，不敢久驻三江，三日后便撤退，留下一些伪军。于是扶植汉奸赵炳文维持会长，后来又有赵其仍、赵炳辉（解放后均被枪毙）先后接敌任伪会长。该会一班爪牙，在白面设哨卡向来往船只勒收行水，又规定乡民两造割禾要打禾票（实物苛税），欺压乡民，做尽坏事。邻乡礼乐有个人们不识其名只称做水泥伯的恨之入骨，怒火中烧，一次只身突袭汉奸巢穴，拔枪横扫，击毙了汉奸六名后安然而退。

同年敌又分兵侵占睦洲、龙泉，在龙泉山顶碉楼驻兵，向南觊觎古井。三江民众各路自卫武装退至古井整编后，成立新会县义勇游击独立大队，继续抗日。

三江乡民在我县抗日战斗史中，谱写了可歌可泣而又光荣的一页。抗战胜利后，为了追悼三江为抗日而牺牲的乡民，在彼岸建立纪念碑一座。英雄们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新会城街名考•

葵湖路

朝续

葵湖路是由滨湾路尾（原日金刚地）到沙堤桥畔，过去属于新开公路的一段。公路旁原有大隆里、紫云里、紫龙里等村落。后日寇侵陷会城，对这地带进行“三光”政策，夷为平地，渺无人烟。

解放初期，人们根据城建规划，美化、绿化环境，把周围旷地开掘成湖泊，周围遍植葵树，供城乡人民工余之暇休息游览，名为葵湖，前面马路，就叫葵湖路。

新会抗战初期见闻忆述

何季锽

一、在十六区的见闻

江会沦陷前，我在商办冈州浚河马路公司股东维持会当书记，并一度兼县民众教育馆主任，社会接触面较广，结识李士毅（大革命时参党）、罗缵休（当时任新会第十六区联防处副主任）等人，大家时常谈论抗战问题，约定若日军进犯，当局弃守江会时，则希望我到第十六区大沙乡罗的家乡参加抗战。

果不出所料，日军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廿九、四月二日先后侵入江会，有守土之责的李务滋、周汉铃等军政头头惶仓溃退。我依罗（缵休）、李（士毅）之约投奔大沙。

其时新会第十六区联防处设在陡洲，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后，区公所改为联防处，正主任林鸿材（陡洲大绅士，也是十六区可数的大学毕业生之一，曾任县立第二中学校长和第十六区长，新会沦陷后当了日伪区长）大权独揽，罗缵休只是一个挂名的副主任，实际无权过问区联防处的事，故罗只能在大沙容纳我和李士毅等几个人，先挂起一个“新会县第十六区大沙乡抗战委员会”招牌，延揽该乡一批有实力的人当委员。看来罗、李当时懂得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因为大沙在第十六区中是大乡，田多，村落多，人口也较多，周、何、罗

诸姓均有武装力量，而以周姓势力最大，故罗、李首先注意做好争取团结多数的工作。罗、李与三江乡的赵某相交情深厚，向赵借来步枪五十枝，着手组织和武装群众，我则负责定期编写《战报》，摘抄港澳报纸的战事消息，搞浓抗战气氛。

同年五月，江会日军派出汽艇，满载三、四百日伪军大举进攻第八区三江，並分兵进窥睦洲。林鸿材这位联防处主任吓破了胆，闻风先遁，联防处空无一人，罗缵休在大沙闻警，亲率几十名子弟兵兼程及时赶到睦洲座镇，配合驻军痛击入窜的伪军。与此同时，侵入三江的日伪军被英勇的三江民众抗日武装打得溃不成军，其余残兵败将恐被我三江、睦洲团队夹击全歼，乃争相夺路落船逃命。这场以三江为主的空前大捷，轰动四邑、港、澳，大大鼓舞县内外人心士气。县长李务滋除传令嘉奖三江、睦洲团队外，又以林鸿材不仅临阵退缩，而且未战先逃，而罗缵休却能在紧要关头自动请缨抗敌，乃即下令免除林的职务，升罗为十六区联防处正主任。罗缵休也立即派艇接我到睦洲圩任区联防处书记，勤助处理联防处日常事务。

新会全县有十六个区联防处，管辖各乡的壮丁队。第十六区联防处编制正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书记、副官、军需各一名，另直辖一个特务队（相当于一个中队）设队长一人，排长二人，班长六人，列兵六十名，此外，还有不列入编制内跟随罗缵休、身怀驳壳左轮的罗姓子弟数十人。权力集中在主任一人之手，副主任都是挂名，近于“名誉职”。

同年六月取消各区联防处的名称，改名为区民众抗日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